用歌聲吶喊 以文藝維權

雲公益 新工人藝術團 2016-11-08

 新工人藝術團

 新工人藝術團，成立於2002年5月1日，中國最接地氣的民謠樂隊、民眾劇團，民眾文藝的倡導推動者，勞動美學的實踐者，以勞動者的立場反思批判現實、積極有力發聲，在音樂上，內斂與張揚並蓄，質樸與鏗鏘同在。

藝術團自成立以來堅持奔赴各建築工地、工廠、高校、企業、社區、鄉村等地，為基層勞動者做義務演出六百余場次,直接觀眾超過數三十萬余人次。

“為勞動者歌唱——用歌聲吶喊、以文藝維權！”，新工人藝術團因此受到廣大工友及社會各界人士的關註與好評。

北京“新工人藝術團”的成員來自流動人群，他們懂得流動工人的訴求，創作的歌曲代表了流動工人的心聲。通過以流動工人為中心的方式，幫助面臨被拐賣高風險人群中的流動工人群體了解拐賣、如何預防勞動拐賣、如何保護自身勞動權益等。藝術團現計劃於12月底在昆明流動人口集中的社區演出。

“這個群體擁有巨大的文化創造能力和龐大的文化消費需求。改變命運、融入現代生活的願望和沖動格外強烈，他們在精神上從來不缺少追求。但是整個社會對他們的精神和文化需求關註度還不夠，甚至還存在偏見。”——《打工文化，燭照勞動者精神家園》

“我會唱歌、喜歡唱，大家也愛聽，能對別人的生活起到積極、健康的影響，這就是我的價值，也是我的成功。”——孫恒

孫恒，37歲，“工友之家”創始人，包括北京“新工人藝術團”、同心打工子弟實驗小學、打工博物館、同心互惠商店、社區圖書館等。明年1月末，他將舉辦“第二屆打工春晚”。12月30日上午，孫恒將帶領北京“新工人藝術團”來昆參加由雲南青基會、昆明團市委、盤龍區委宣傳部等單位聯合主辦的“千人徒步盤龍江”活動義演。

流浪

孫恒出生在陜西安康一個小鎮上，小時候，他最大的夢想就是走出大山。大學畢業後，其在家鄉做了一年的中學音樂老師，但是有些迷茫。1998年，他辭掉中學老師的工作，走上外出闖蕩的路。家人強烈反對，甚至要和他斷絕關系。起初來北京，他想做簽約歌手出唱片，這個夢想緊靠商業，需要花錢包裝，他沒錢，夢想很快就破滅了，在地下通道賣唱了一年，由失望到絕望。

1999年的時候他去全國各地流浪了一年，沿途他創作自己的歌曲，賣唱。其當過搬運工，發過小廣告，繼而背一把吉他全國流浪，全國十多個城市留下了他的腳印。從工廠到社區到建築公司，孫恒結識了保安、保潔員、建築工人、環衛工、廚師等。

“成功對於像我這樣的人來說，就像摸彩票，是撞大運的事，我再也不想用這種賭徒的心態過一生。之後三年，我開始在全國流浪，在各地的工廠、學校、地鐵、酒吧賣唱。”孫恒說。

不過這幾年逐漸改善了，家人也認同支持他的工作。

2001年冬天，天津一學校學生社團募捐了一些書和衣服，準備到工地送給民工，正好他在那裏。

“到了工棚，我給工友們唱歌，他們的眼睛死死盯著我，掌聲、笑聲都特別真誠、質樸，可能別人感受不到這些，我父母是農場工人，自己也算是一名打工者，和他們沒有隔閡，天然就有一種默契。給他們唱歌，跟以前我在大學、酒吧裏演唱完全不同。在酒吧唱歌，我感覺自己就是在表演，供別人欣賞、消遣而已；但給工友們唱，就好像在跟我的兄弟姐妹聊天。”這次經歷對孫恒啟發很大，“這裏才是我唱歌的地方。原來唱歌不僅僅是娛樂消遣，還可以服務別人、在精神上鼓舞別人。我們的文藝為什麽不能直接面對最底層的勞動者？我要給廣大的打工兄弟唱歌，這就是我的價值。”

流浪中，他結識了幾位同樣喜歡音樂的流浪歌手，組成了一個樂隊，“只唱與打工者有關的，能反映打工者心聲的歌曲”。

演出

之後他回到了北京，創辦了“工友之家”，經過幾年的完善，有了現在的打工青年藝術團（以下簡稱“藝術團”）、打工子弟小學、培訓中心、二手商店、博物館、社區圖書館等。

2002年的5月1日，孫恒組織的打工青年業余合唱團成立了，最初只有三個人，他們先為身邊的老鄉們所在的工地演出，他們的舞台都是工友給設計的，有著濃郁的工地特色。打工青年業余合唱團後來又改名為新工人藝術團，以藝術團為基礎，他又在2002年註冊成立了幫助打工群體的公益組織——工友之家。

“我們沒有什麽正式的舞台，也就是拉個條幅，也沒有什麽燈光、音響，很多工友們把工地探照燈打起來，我們也沒有麥克風架子，工友把鋼筋棍往地上一插，麥克風綁在上面，工友們就隨地一坐，開心的時候就卷起袖子拼命地給你鼓掌，叫好，想家的時候也會跟你一起難受。”孫恒說。

在藝術團裏，他和一些熱愛音樂的朋友利用業余時間排練創作，專門為打工者提供義務演出，第一次演出在北京一所高校的建築工地。

兩把吉他、一把口琴，麥克風是在家唱卡拉OK用的，綁著一根鋼筋插在地上，兩只音箱又小又舊，電視也是臨時借來的，一根電線上掛了幾只照明用的小燈泡。演出設備有些簡陋。

台子上方有一條醒目的條幅：天下打工者是一家。

“辛辛苦苦幹一年，到頭來不給結工錢，面善心黑的周老板，躲將起來不相見。寒冬臘月要過年，全家老小把我盼；空手而歸沒辦法，只有橫下一心：討工錢！幸虧有身經百戰的王老漢，他挺身而出，把這騙局全揭穿；他帶領大家高聲喊：兄弟們，團結一心討工錢！”一首《討工錢》，讓演出氣氛達到高潮。

工地老板害怕了，要求馬上停止演出。

“他覺得我們是在煽動工人鬧事，其實我們並沒這麽想。拖欠工人工資的現象很普遍，大家平時根本沒機會說出心裏話，這樣憋久了，不是好事，工友們應該有表達自己的權利。能替他們說話，這也是我們藝術團的宗旨。獲得勞動報酬是法律規定的，怎麽能說我們是鬧事呢？”這是孫恒的第一次演出。

“一個大屋子住了將近有五十多個工友，上下鋪，裏面亂七八糟，味道也很難聞，很冷，也沒有取暖設施。但是那天晚上的演出氛圍特別地好、特別熱烈，我們唱了很多像《彪哥》《天下打工者是一家》《打工打工最光榮》，很多工友也來唱一些家鄉的戲，說一些心裏話，那個畫面至今我都覺得很溫暖，突然之間又有一個強烈的念頭，窮人也應該有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所以那時候我就想我一定要搞一個業余的藝術團或者演出隊。”

“春晚”

在演出的過程中，不斷有工友提出想學著寫歌曲，面對工友的請求，孫恒和朋友們開始想辦法，他和業余合唱團的朋友們決定去錄音棚把這些歌曲錄成小樣，送給工友們傳唱。在錄音的過程中，他們真誠的歌聲在偶然間打動了一位音樂制作人，這為他們贏得了一個想都不敢想的發行唱片的機會。

“在錄音的過程當中，有一個工作人員聽到我們這個唱片小樣，他特別喜歡，因為他自己也是出來打工的，然後他拿回去給這個唱片公司的老總聽。京文唱片公司是國內最大的發行商，這個老總以前做過建築工人，打過工，他一聽一下就被吸引了，尤其他喜歡聽我們有一首歌叫《想起那一年》，想遠離家鄉，對親人的思念，他說賠錢也要幫我們出，所以那個唱片出版以後，因為他是通過商業渠道發行的，另外也請到了比如說崔永元幫我們一起做宣傳，所以那個唱片賣得很好。”這張唱片大賣了十萬張，這對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民間的業余合唱團來說實在是不容易，可以說他們的每一份成績都是被工友們的實際需求激發出來的，“現實的需求越來越多，現實的這種困難越來越多，所以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圍繞著工友們的實際的需求、實際的困難，要去想辦法。”

2004年，孫恒的“新工人藝術團”出了第一張專輯《天下打工者是一家》。用唱片版稅賺來的7萬多元錢，孫恒在距北京市中心40多公裏的皮村建起了一所打工子弟學校“同心實驗小學”。貧窮工友家的孩子可減免學費，目前已接收800多名工友子弟入學。

“因為我們經常去工地，還有打工者居住社區去演出，就會看到社區裏面有很多孩子到了上學年齡，六歲、七歲了，八歲了，有的甚至九歲了，沒有學校，孩子就在村子裏面亂跑，而且經常我們演出完了，工友們就圍上來，就告訴我們說孩子上學難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包括我們自己，我們年齡慢慢也大了，我們同時也在想，將來我們自己結婚生孩子怎麽辦？我們也沒有北京市戶口，我們上公立學校也很難，所以一直就有一個想法，能不能將來給我們自己孩子辦一所學校。”孫恒說。

幾年來，他創辦打工博物館、工友影院、新工人劇場、同心互惠商店等。在這裏，工友們分文不花，可以看大片，看演出；花上幾元錢，就能買一件外套，置一些家庭用品。

如今，他正在籌備第二屆“打工春晚”。“仍然是工友們的本色出演……”

去年年底，被工友評為“膽兒大，點兒多，敢想敢幹”的孫恒通過微博，給崔永元發私信，希望崔永元能參加他辦的首屆“打工春晚”。幾天後，他得到回覆，崔永元確定要來。

2012年1月8日下午2時，在朝陽區城鄉接合部皮村舉辦的首屆“打工春晚”開始時，崔永元出現在舞台上。全場鼓掌，歡呼，興奮。晚會的演職人員都是外來打工的工友，晚會視頻在網上的點擊量超過幾十萬次。

目前，有常年舞台演出經驗和會場布置經驗的他已經著手準備“春晚”事宜。

第二屆“打工春晚”，確定來的人有崔永元。這讓孫恒心裏有底兒。

對話

用歌聲吶喊，以文藝維權

2002年5月，孫恒在北京發起創辦了全國首家打工者業余文藝團體“打工青年藝術團”。藝術團的許多作品都是根據工人經歷和心聲創作的。

“孫恒和他的團隊身處大都市，這裏的文化氛圍包容性強，註重藝術個性，所以，他的團隊倡導的是‘用歌聲吶喊，以文藝維權’，發出代表本階層的聲音，表現了獨特的個性，這是北京的文化條件下形成的文化形態。”中央黨校文史部副教授劉忱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他們走過了非常坎坷的道路，完全不是當初的情形了。而且，類似的藝術團已經在全國雨後春筍般生長出來，像杭州的‘草根之家’藝術團、蘇州的‘工友家園’藝術小組、深圳的街舞團體等等，都有自己不同的生存空間。顯然已經不是‘曇花一現’的狀態。它是一個十分開放和富有活力的空間。我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打工文化沒有根本改變工友的生活，但卻改變了他們對生活的態度。在這個空間中，我們讚成工友們表達自我，也支持他們站在更廣闊的視野中，提升自己，關心社會發展重大問題，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社會融合。如何在提升自己和關註社會發展中滲透自己的立場，這才是打工文化進一步發展的關鍵。”

“其實，北京的工友之家、杭州的草根之家、蘇州的工友家園等等，構成的遠不只是藝術團，而是提供各種文化服務的公益性團體，像工友之家辦了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打工子弟學校、二手商店等，草根之家舉辦過多次大型救助工友的公益活動等等。他們的服務對象已經從外來工擴展到其他社會群體。可見，打工文化所承擔的文化服務功能是很多的。工人藝術團的前景應該是很廣闊和遠大的。對此我充滿信心。因為，這樣才實現了文化的本來意義，即文化作為精神生活的方式回歸普通人生活。”劉忱以為。

藝術團

雲信公益周刊（以下簡稱“雲公益”）：新工人藝術團（以下簡稱藝術團）的前身是打工青年藝術團，當初是出於什麽考慮成立這樣一個組織的，後來又為什麽改名呢？在2002年的五一勞動節成立，是不是也是特別選擇的？

孫恒（北京“新工人藝術團”創始人，以下簡稱“孫”）：最初的想法很簡單，就是看到工友們的業余精神文化生活匱乏，給大家義務唱歌，自娛自樂。最初我們叫“打工青年藝術團”，後來我們覺得我們是這個時代的“新工人”，所以2006年就更名叫“新工人藝術團”。

雲公益：用歌聲吶喊、以文藝維權，以文藝“維權”具體如何操作呢？

孫：我們會把工友們在現實生活工作中遇到的權益問題變成文藝節目比如：歌曲、相聲、小品，通過文藝節目提升工人的權益意識。藝術團主要都是利用業余時間創作、演出，主要就是出版專輯、開展演出宣傳教育工作。最近就在開展“反對勞動剝削拐賣”主題巡演。

我們的成員都不是專職的演員，大家平常工作時間很緊張，排練演出時間很緊，藝術團很多志願者流動性很大。

雲公益：藝術團所創作的歌曲、晚會備受歡迎。

孫：因為我們的節目都是來自工友們的現實生活和真實的情感，我們所唱的都是大家熟悉的生活和心聲，所以大家覺得很親切，很喜歡。

雲公益：藝術團創作的專輯裏，“家”“回憶”“光榮”“未來”“渴望”“愛人”似乎永遠是最大的主題？

孫：這些都是工友們最真實的感受和最關心的議題，我們的歌就是要把它們表達出來。

雲公益：藝術團在很多場合的演講、表演等，都非常強調“自己的”，自己的舞台、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文化。

孫：現在主流文化中往往失去了勞動者作為人的主體性，現在的主流文化更多的是以權貴為本的官僚文化和以消費主義為本的資本文化，而我們提倡“人的文化”“勞動文化”，因為我們認為文化首先是由人創造的，文化也是應該為人服務的。而勞動者在這個過程中的主體性很重要。

雲公益：在我們進行各種活動的過程中，一直在提到一個詞——新工人。

孫：我們反對使用“農民工”這個詞語，因為這個詞語背後包含著身份歧視和國民待遇的不公平。我們提倡使用“新工人”，因為三億打工者從離開農村進入城市打工，已經不再從事農業生產，而是從事工業、服務業，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獲取工資報酬，成為新的工人，這是事實，也是未來的發展方向。

演出

“十年，工人的處境變化很大，進城的工人越來越多、越來越年輕、生活壓力越來越大。自己也在不斷成長，藝術團去演出的地方越來越多了，最開始在北京，現在全國各地。聽我們歌的人也越來越多了，除了工友還有大學生、專家學者、政府官員等等。”孫恒說。

雲公益：十年前和十年後，同樣是做這些事，您感覺有什麽不同？

孫：雖然是同樣的事情，但是絕不是重覆做事，事情總是從小到大逐步積累發展起來的。我們從最開始的藝術團，現在已經發展出來：同心實驗學校、同心互惠商店、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社區工人活動中心、同心創業培訓中心等等工作。感覺事情越來越多，每天忙得不亦樂乎！因為這些事情沒有人強迫命令我們做，都是我們自己選擇的自己願意做的事情。所以充實而幸福。

博物館

2007年，孫恒在皮村的一處廢棄的琉璃瓦廠上著手建造他理想中的博物館，當時，租金的問題雖然解決了，但對於孫恒和他的十余個工友而言，赤手建造房屋的任務還是顯得過於困難。

孫恒在皮村貼出了建造打工者博物館的告示，北京的媒體對此事跟進報道。此後一個月，數十人報名要幫忙建造博物館。2007年下半年，來自北京交通大學、中央財經大學的40多名大學生和工友團隊一起粉刷墻壁、平整地面、搭建博物架。

博物館有5個獨立的展廳，分別命名為打工者歷史、婦女、兒童、打工者NGO和專題調研展示廳。

“歷史”展廳的一個展櫃獨立存放了十幾本來自廣州、廣西、北京等地的暫住證和罰款單；“婦女”展廳中，一個展櫃裏存有一封信件和兩雙拖鞋，3頁發白的信紙上寫著“我和家人一起編織的拖鞋，贈與打工者博物館”末尾署名“田玉”；“兒童”展廳中，墻面上掛著十幾件打工子弟學校的校服。

雲公益：說說您們的打工博物館？

孫：因為工人創造了財富和歷史，自己卻沒有歷史，我們希望創辦自己的博物館來記錄自己的文化歷史，同時傳播勞動文化、倡導尊重勞動價值。博物館面向社會免費開放，每年接待5000人次來訪參觀交流，也承擔著日常社區工人文化活動。

博物館定期會舉辦專題展覽，比如最近我們正在舉辦“家在哪裏？”和“中國工人的1000個夢”，博物館也做研究工作，我們剛剛出版了一本我們自己做的調研報告“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是法律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大家可以在當當網上買到。

雲公益：十年來，藝術團獲得從中央到地方所授予的多種榮譽，比如中宣部、文化部授予的“全國服務農民服務基層文化工作先進民間文藝團體”“2004年度北京十大志願者團體”等。

孫：這些榮譽不僅是給我個人或我們機構的，是給予我們身後三億新工人群體的榮譽。也代表著政府和社會對我們這些年來工作的認可。這些榮譽對我們的工作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促進作用。

雲公益：十年間，新工人藝術團發行了唱片，制作了話劇，所需資金從哪兒來？藝術團的經濟來源？

孫：我們的資金主要來自兩部分：一是靠外界，如基金會、企業、政府的項目支持，如：香港樂施會、北京市朝陽區文化委員會等；另一部分是靠我們自己，如我們開辦的同心互惠商店，是有收入的。

雲公益：藝術團未來如何發展？

孫：以後藝術團除了繼續創作出版專輯，還會支持其他工人文藝團體的培訓和發展。也會為大家搭建工人文化藝術交流平台如舉辦打工春晚、工人文化藝術節等。

反拐

雲公益：從去年起，機構組織推出了一套“打工春晚”，當時是出於什麽考慮？

孫：因為每年都有很多工友們回不了老家，除夕晚上只能看央視春晚，但是裏面的節目內容距離我們很遠，我們既然有我們自己的藝術團、有我們自己的文藝節目、有我們自己的新工人劇場，為什麽我們不可以搞我們自己的“打工春晚”，於是說幹就幹，就在2012年1月8號在皮村新工人劇場舉辦了我們自己的“2012打工春晚”。

雲公益：對即將到來的蛇年“打工春晚”又有什麽期待？

孫：對於今年的“2013打工春晚”，因為有了吉林衛視合作主辦，還有香港樂施會作為協辦單位，所以今年的規模會更大，節目內容會更豐富，媒體傳播也會更廣，我們希望能讓“打工春晚”成為更多勞動者的舞台，能被廣大勞動者喜愛。

雲公益：“打工春晚”會持續下去嗎？

孫：我們希望每年一屆，持續舉辦下去。今年計劃是在2013年1月26日在團中央大禮堂舉辦。另外，我們現在在做一個“反拐”的巡演。

因為近年來，以剝削勞動為目的的拐賣，如：剝削童工、智障工人、學生工現象越來越嚴重，這都屬於“拐賣”，我們得到了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反拐中國項目辦、世界宣明會的支持，我們希望通過反拐巡演提升勞動者的權益意識。

雲公益：公眾對這樣的“反拐”接受程度怎麽樣？

孫：我們已經在廣東東莞、江蘇無錫、福建福州舉行過巡演，這個月月底（28、29）會到雲南昆明巡演，因為是通過歌曲演唱及現場互動宣傳，這種形式寓教於樂，很受大家的喜歡，同時又達到了宣傳教育的目的。我們出版了一張“反拐專輯”，大家也可以傳唱反拐歌曲，效果還是不錯的。明年還將繼續反拐巡演。